

王啓濤 著

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考

趙依鐸敬署



己酉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考/王啓濤著. — 成都:巴蜀書社,2001.9
ISBN 7-80659-300-4

I. 魏… II. 王… III. 漢語史—研究—魏晉南北朝時代 IV.
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6436 號

責任編輯:黃雲生

封面設計:起 濤

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考

王啓濤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四川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成都市獅子山路 3 號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5

字數 4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300-4/H·22

定價:3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一

董志翹

2000年金秋十月，在北京大學勺園召開了“首屆中古漢語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熱烈地討論了漢語史的分期、“中古漢語”的定義，回顧總結了近二十年來中古漢語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與不足，對中古漢語研究作了前瞻。大家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從後漢到隋這四百多年間（主要也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漢語史發展中的一個承上啓下的重要階段，在漢語史中應該明確劃分出“中古漢語”這一研究領域。其實對於這一問題，國內外的學者早有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在語音、詞彙乃至語法方面，較之於先秦兩漢，都有較為顯著的變化。”^①“這個時期是古代漢語的質變期。”^②“從東漢開始，到魏晉南北朝，古代漢語起了質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的詞語和新的句法格式，成為古代漢語向近代漢語過渡的時期。有的學者明確主張把這一個階段從古代漢語中劃分出來，認為這一個階段應屬漢語史上的中古漢語時期。‘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代漢語——現代漢語’這樣一種劃分已經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注意和承認。”^③基於這樣的認識，借助八十年代“百廢待興”的契機，在呂叔湘、郭在貽等先生的大力倡導下，一

① 見徐復先生為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所作“序”。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② 見太田辰夫《漢語史通考》“中古漢語語法概說”。重慶出版社，1991。

③ 見劉堅先生為方一新、王雲路《中古漢語讀本》所作“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涉足於這一領域，在中古語料開掘整理，中古語音、詞彙、語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也毋庸諱言，這一方面的微觀的研究工作做得較多也較扎實，而宏觀的高屋建瓴的理論闡述相對比較薄弱，特別是至今還尚無一部概論性的中古語言學史，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

今年盛夏，持續高溫，金陵這一有名的“火爐”又施展出了閹別多年的淫威，正在這高溫帶來的煩躁中，我收到了王啓濤同志寄來的厚厚一大摞書稿，名曰《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考》，揮汗翻閱着這500多頁的書稿，不啻如蜀中吹來的一股清風，我一方面為啓濤的研究成果感到由衷的高興，一方面又為消釋了久存於心的遺憾感到欣慰。

初識啓濤，是1998年的冬季，當時我尚在四川大學任教。一個周末的夜晚，四川師範大學古漢語教研室主任劉志成教授領着一位虎虎有生氣的年輕教師來到寒舍，介紹云：“這是王啓濤副教授，四川師大文學院副院長，著名語言學家劉君惠先生的高足。”原來啓濤決心進一步深造，打算報考川大漢語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隨着遞給我的是他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十多年來在報刊雜誌上發表語言學論文的復印件，也是厚厚的一疊。對於這樣一位年輕有為的學者，我當然十分歡迎。但我私下也有一絲擔心：啓濤課務甚重，行政工作繁忙，離入學考試僅四、五個月時間，他來得及準備嗎？幾個月後，啓濤却不負衆望，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漢語史專業博士生。在後來的一、二年間，我們朝夕相處，相與論學，度過了不少值得回味的日子。我們有過課堂上的熱烈討論，有過夜深人靜時的促膝長談，談工作、論學業、說人生。再後來，我調到了南京師範大學，南京——成都，懸隔數千里，見面的機會少了，但仰仗便利的通訊手段，我們之間書信、電話不斷。啓濤思維的敏

捷、態度的誠懇、學業上追求的執着，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啓濤在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務、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中古法制文書語言研究》）的同時，寫出了這部40萬字的著作，為中古漢語研究添上了濃重的一筆。我們在為此高興的同時，也不難想見，這期間他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

縱觀全書，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一、選題恰當：

對於漢語史的研究，我個人的認識：基礎工作是專書的研究、專人語言材料的研究從而擴展到斷代語言的研究，然後貫串起來才談得上整個漢語史的研究。呂叔湘先生在任語言研究所所長時曾給古漢語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寫過一份建議書：“要對古代漢語進行科學的研究，就要注意時代與地區的差別，對於這些差別，現在還只有一些零碎的認識，還缺少系統的探索成果。要進行研究，現在還只能拿一部一部書做單位。一方面在同一作品中找規律，一方面在作品與作品之間就一個個問題進行比較。”周祖謨先生在談到漢語詞彙史研究時亦指出：“要研究詞彙的發展，避免紛亂，宜從斷代開始，而又要以研究專書做為出發點，猶如清人研究古韻那樣，先以《詩經》一書為起點，得其部類，然後旁及《楚辭》以相佐證，以確定韻部的分合，而後人又從而逐漸加詳加密，以臻完善。”^①楊伯峻先生在談到漢語語法史研究時同樣指出：“我始終認為寫一部漢語語法史雖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一人一時所能寫好的。它不僅需要作漢語語法的斷代研究，還要在某些地區方言中作特異的語法研究。……近年來有不少同志在這方面作了努力，他們給

^① 見周祖謨先生為張雙棣等編《呂氏春秋詞典》所作“序”。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漢語語法史的研究奠下了基石，有無數塊這類基石，便鋪砌成建築漢語語法史的堅實地基。不這樣，漢語語法史的高樓大廈便是建在泥沙之上。”^① 以上幾位前輩學者中有的雖然分別就漢語詞彙史、語法史的研究而言，但對整個漢語史研究同樣具有指導意義，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亦然。在以往的幾部《中國語言學史》中，對中古語言學史的闡述相對薄弱，且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斷代的中古語言學史，再者，通過近二十年來廣大學者的共同努力，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專書語言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因而撰寫一部斷代中古語言學史已經具備了必要的條件。啓濤這一研究正是抓準了時機，填補了中古漢語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二、視野開闊：

以往談語言學史，較多的是就語言論語言，缺少一種廣闊的視野。而這部著作共分“魏晉南北朝佛學與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儒學與語言學”、“魏晉南北朝玄學與語言學”、“魏晉南北朝文學與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學與語言學”五章，啓濤是從不同學科의 交匯點上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古時期語言的發展變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與啓濤平時閱讀面、關注面較廣是有密切關係的。啓濤經常跟我談起的話題是最近又購得了哪些新著，其中除語言學著作外，也不乏文學、史學、佛學、法學等各方面的新著。正由於這種廣泛的涉獵，使他具有比較全面的知識。因此他在談到“反切”的起源，“四聲”的發現等問題時，不是偏於一隅，而能從語言學、佛學、文學等各個不同的角度追溯原因，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① 見楊伯峻先生爲何樂士《〈左傳〉虛詞研究》所作“序”。商務印書館，1989。

三、宏觀的把握與微觀的探究緊密結合：

中國語言學史是一個宏觀的題目，即便是斷代的“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也是一個歷經四百多年，牽涉語音、語法、詞彙、文字等諸方面的宏觀論題，這就需要一種總攬全局的駕馭能力。本書《緒言》中開宗明義：“陳寅恪先生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魏晉南北朝的語言文字學，正可作如是觀。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化史上波瀾壯闊的時代。一方面，漢代官方經學在此時已失去魅力，另一方面，佛教的興起，玄學的盛行，異域文化與異質文化在中華版圖上徹底扎下根來，同其本土文化相互影響和融合，從而衍生出無比燦爛的新文化，使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化渙然一新了。”將魏晉南北朝的語言學史置於這樣的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來展開，應該說是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宏觀的把握是統率全局的，不過光有宏觀的把握，又常常容易失之空泛，這就需要與微觀的探究緊密結合起來。在這一點上，啓濤作了扎實的前期工作，在許多原典、個案上他都下過很大功夫。比如在論及“佛學與語言學”、“文學與語言學”時，他大量利用了劉勰《文心雕龍》中的觀點和材料，這與他多年來認真研讀《文心雕龍》，先後發表過《論文心雕龍的語言思想》、《論文心雕龍的音韻思想》、《論文心雕龍的語法思想》、《論文心雕龍的訓詁思想》、《論文心雕龍的文字思想》、《論文心雕龍與切韻》、《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文心雕龍新箋》等一系列論文不無關係。啓濤對隋代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也反復研讀，曾撰《顏氏家訓·音辭新論》、《論南梁吳越，北雜夷虜》等論文，對顏之推的語言思想了如指掌，因此在本書中涉及顏之推時也就游刃有餘。另外他還參加了《二十五史精華》的編撰工作，獨力完成了其中《魏

晉南北朝卷》，還撰寫過《南齊書》、《魏書》等六朝史書的詞語考釋文章，這一切也為本書的“史書與語言學”章的撰寫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如果說還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引文略多，博采衆長是值得提倡的，但有些他人的意見、觀點可以經過概括、提煉，以簡要的語言表述出來（當然要交代出處），不必一一羅列。如果引文篇幅超過了自己的論述，那無形中就沖淡了自己的觀點。這牽涉到對於材料的運用問題。收集材料面要廣，但對於收集到的材料要認真分析、消化，要“進得去，出得來”，同時要“取精用宏”，舍得割愛。所以如果此書再精幹一些，可能效果會更好。

不過，作為一個年輕學者，在沒有太多依傍的情況下，寫出了這樣一部斷代語言學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希望啓濤以此為自己學術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向着更高遠的目標，一步一個腳印地不斷前進。

辛巳孟秋於金陵

序二

李恕豪

中國、印度和希臘，都是語言學的搖籃。遠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人民就對語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進行某些零星的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了。到了漢代，由於語言文字自身的發展、經學的需要，以及當時朝廷的鼓勵等內部和外部的原因，語言研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許多語文學家和一大批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從此，我國的語言學開始發達昌盛，綿延不斷，逐漸形成了與古代印度、希臘鼎足而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我國的傳統語言學。

漢代時期的語言研究是以詞彙研究（包括對方言詞語的研究和對語源的研究）和文字的研究為其主要特點的，出現了《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一批經典的語言文字學著作，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化思想和學術發展的一個偉大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國內各個民族的空前大融合，中外之間頻繁的文化交流，給原有的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另一方面，以道家老莊之學為基礎的玄學的興盛，文學的自覺與文學創作的繁榮，以及來自異域印度的宗教佛教的傳播和發展，對中國原有的思想和思維模式進行了猛烈的沖擊，從而引發了一場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偉大的文化運動中，語言學也毫無例外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王君啓濤正是抓住魏晉南北朝這一重要的歷史的和學術發展的轉折時期，以這一

時期的語言研究作為對象，進行了艱苦細致的拓荒式的研究，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我認為，王君啓濤的這部《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考》，至少有以下特點：

首先，這是一部嶄新的斷代的語言學史著作。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語言學史方面的著作，已經出版了好幾部了。但這些都是“通史”類的著作，要全面細致地了解中國語言研究的歷史，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要把每一個時代的語言研究徹底弄清楚，在此基礎上才能寫出一部詳盡的中國語言學史來。王君的這部著作，可以說是走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前面。

其次，是研究視野開闊，思路敏捷。這部著作雖然名為《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考》，是一部語言學史方面的專著，但是在撰寫時，卻把這一研究置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中去進行，除了論及這一時期的語言研究對漢代語言學的繼承及發展外，還廣泛地結合當時的歷史、文化、學術、宗教等方面的情況來研究，充分探索並解釋了這一時期語言研究的成就、特點，以及取得這些成就和具備這些特點的原因。由於視野開闊，注意歷史文化、中外學術交流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的影響和滲透，因而能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語言研究中的某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是前人未曾注意到的。

第三，是態度認真，資料翔實。凡是認認真真的學術研究，都必須建立在廣博的材料的基礎之上。王君此書，所引證的資料範圍相當廣泛，我粗略計算了一下，書後所列舉的參考書目達到四百餘種之多，其所引據的論文還未包括在內。由此可見，王君撰寫此書時，取材之博，功夫之深，態度之認真。這種老老實實的治學態度，是值得稱道的。

我認識啓濤是在二十年前，我剛到四川師範大學任教之

時。此時他正就讀於我校中文系，對語言文字之學有着非常濃厚的興趣，多次與我切磋語言學方面的問題。1985年他考入我校漢語研究所，在已故劉君惠、郭誠永二位教授門下攻讀碩士學位。從此以後，讀書愈富，所思益深，孜孜不倦，以求真為是。1999年，考入四川大學，在董志翹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1997年，當他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時，我曾經暗自為他擔心。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語言研究的有關材料，大都散失，鮮有遺留至今者，再加上此一時期社會動蕩，分合不定，頭緒繁多，學術思想的碰撞相當激烈，怕他把握不住，不能作出準確的令人信服的闡說。如今書稿已成，見其材料翔實，觀點新穎，結論確鑿，不禁欣喜不已。在是書即將付梓之時，啓濤向我索序，故湊成此篇，講說此書最早的讀者的一點想法而已。

目 錄

序一	董志翹 (1)
序二	李恕豪 (1)
緒論	(1)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佛學與語言學	(13)
一、魏晉南北朝音韻學與佛學	(14)
1. 反切與佛學	(15)
2. 漢語聲紐研究與佛學	(23)
3. 漢語聲調研究與佛學	(37)
二、魏晉南北朝語法學與佛學	(65)
三、魏晉南北朝文字學與佛學	(99)
四、魏晉南北朝訓詁學與佛學	(117)
1. “經論”與佛學	(117)
2. “義疏”與佛學	(137)
3. “子母注”與佛學	(157)
4. “問答體”與佛學	(186)
5. 聲訓與佛學	(188)
6. 俗語言研究與佛學	(200)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儒學與語言學	(212)
一、儒學在魏晉南北朝的延續	(212)
二、魏晉南北朝古文經學與訓詁學	(230)
三、魏晉南北朝古文經學與文字學	(251)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玄學與語言學	(255)

一、魏晉南北朝玄學與語言本體研究·····	(256)
二、魏晉南北朝玄學與訓詁學·····	(276)
三、魏晉南北朝玄學與方俗語研究·····	(314)
四、魏晉南北朝玄學與語言融合研究·····	(322)
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語言學·····	(396)
一、魏晉南北朝文學與訓詁學·····	(398)
1. 將訓詁類體裁歸入文學領域 ·····	(398)
2. 對詞的本義和引申義有精到的認識和訓解 ···	(404)
3. 強調準確規範用詞 ·····	(406)
4. 提出“要約明暢、明正事理”的訓詁原則 ···	(407)
5. 對文體術語的語源進行準確深入的探索 ·····	(412)
6. 將出土文物用於書面文獻的印證與考釋 ·····	(422)
7. 《文選》與《文選》音義書·····	(442)
二、魏晉南北朝文學與音韻學·····	(453)
1.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韻書 ·····	(457)
2.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韻的研究 ·····	(474)
3.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聲調研究 ·····	(478)
4. 魏晉南北朝文學與《切韻》 ·····	(486)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史學與語言學·····	(508)
一、魏晉南北朝史學的興盛·····	(508)
二、魏晉南北朝史學與古文經學·····	(509)
三、魏晉南北朝史學與“音義”之學·····	(515)
四、魏晉南北朝史學與方俗語·····	(522)
五、魏晉南北朝史學與“子母注” ·····	(542)
參考書目·····	(546)
後記·····	(567)

Contents

Preface	DongZhiqiao (1)
Preface	LiShuhao (1)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Buddhism and Linguis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13)
1. Buddhism and Phone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14)
(1) Buddhism and FanQie (反切)	(15)
(2)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consonants	(23)
(3)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pitches	(37)
2.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65)
3.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99)
4. Buddhism and Chinese Seman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117)
(1) Buddhism and JingLun (經論)	(117)
(2) Buddhism and YiShu (義疏)	(137)
(3) Buddhism and ZiMuzhu (子母注)	(157)
(4) Buddhism and WenDati (問答體)	(186)

(5) Buddhism and ShengXun (聲訓)	(188)
(6) Buddhism and Chinese vernaculars	(200)
Chapter Two Confucianism and Linguis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212)
1. The continuity of Confucianism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212)
2. Gu WenJingXue (古文經學) and Chinese Seman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Dynasty	(230)
3. GuWenJingXue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251)
Chapter Three Dark Learning (玄學) and Linguis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255)
1. Dark Learni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essence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256)
2. Dark Learning and Chinese Seman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276)
3. Dark Learning and the Chinese vernaculars	(314)
4. Dark Learning and the study of fusion of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322)
Chapter Four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396)
1.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eman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398)
(1)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eman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398)
(2) Writers had a good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s and extended meanings in Chinese	(404)
(3) Writers stressed correct and normal way of using the words	(406)
(4) Writers initiates the principle of concise and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to ancient texts	(407)
(5) Writers have a deep etym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terminology	(412)
(6) Writers use unearthed artifacts to decode the meanings of ancient texts	(422)
(7) Collection of Selected Verses (《文選》) and the Phonetic and Semantic study of Collection of Selected Verses	(442)
2.literature and Phone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453)
(1) literature and the works of phone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457)
(2)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inals of syllable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474)
(3)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pitche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478)
(4) Literature and QieYun (《切韻》)	(486)
Chapter Five Historiography and Linguistics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508)
1.The prosper of historiography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508)
2.Historiography and Gu WenJingXue in Wei, Jin, Nan	

and Bei Dynasty	(509)
3.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honetic and semantic study of his- torical texts	(515)
4. Historiography and vernaculars	(522)
5. Historiography and ZiMuzhu	(542)
Reference Books	(546)
Postscript	(567)